

刘家骥◎著

读诗说艺录

——和青年朋友谈写诗

文心出版社

刘家骥◎著

读诗说艺录

——和青年朋友谈写诗

文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诗说艺录:和青少年朋友谈写诗/刘家骥编著.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1.11
ISBN 7-80537-863-0

I. 读… II. 刘… III. 诗歌—创作方法
IV.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279 号

出版社:文心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河南省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89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版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537-863-0/1·21 定价:6.90 元

导 言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孔子《阳货》）

真正的诗，永远是心灵之歌。

（高尔基《论文学》）

我不知道人类能否有一天离开诗而生活。

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人类会有有一天失去思想感情的最高的活动，匍匐着，匍匐着，将是怎样的一种鳄鱼啊！

（艾青《诗人论》）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指出了诗歌教育对提高人们素质的重要意义，并且把诗歌教学列入他为学生制定的六门课程（诗、书、易、礼、乐、春秋）的第一位。

（周运清（教育部副部长）《在全国第十二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上的讲话》）

目 录

诗的构思·····	(1)
诗,特殊的语言·····	(11)
诗,不能疏远现实·····	(25)
附:夜梦·····	魏 巍(27)
寻求自己的独特感受与发现 ·····	(30)
附:阳光,阳光	
——乘飞机在延安上空 ·····	叶延滨(33)
“愈是诗的,愈是创造的”·····	(35)
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	舒 婷(37)
真情巧思有好诗 ·····	(40)
附:夜宿郑州·····	秦 岳(42)
以激情浸染的形象动人心 ·····	(44)
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外一首)	
·····	田 间(46)
采撷生活的花,揉碎,挤出色彩和芳香 ·····	(48)
附:水乡行(外一首)·····	沙 白(50)
凝聚点与突破口 ·····	(53)

附：枪，给我吧！	未央(56)
我挖掘太阳	秦岭(59)
追求构思的独特性	(61)
附：周总理，你在哪里？	柯岩(63)
诗，奇妙的幻化	(67)
附：山乡之歌(六首录二)	雷恩奇(70)
用形象、激情的语言，写时代风云之歌	(73)
附：甘蔗林——青纱帐	郭小川(78)
营造诗的意境	(82)
附：月之故乡	彭邦桢(85)
以意象叠加，扩展诗的空间	(87)
附：思念	舒婷(89)
“文字意义之外，在声音上见出感情”	(91)
附：雨巷	戴望舒(93)
“远取譬”——诗的常用技巧	(97)
附：蛇	冯至(100)
寄托的艺术	(102)
附：老马	臧克家(105)
象征——拓展想象空间	(107)
附：礁石	艾青(110)
朴实无华，蕴含深厚	(111)
附：农人的脊背	苏金伞(114)

锤炼语言,努力发掘它的艺术功能 (117)

附:涅瓦河的怀念

——告别涅瓦河 李 瑛(120)

象征主义的代表作

——兼说如何学习象征主义 (122)

附:弃妇 李金发(126)

谈小诗的创作 (129)

附:小诗三首 冰 心 鲁 藜(134)

十四行体——新诗的一种外来形式 (136)

附:商籁(第四首) 梁宗岱(138)

以夸张、幽默、讽刺的诗笔画出丑来 (140)

附:跟着感觉走 池北偶(143)

笑林广告 李启云(144)

一首诗诞生的心灵历程 (146)

附:诗,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为欢迎来自台湾的诗友

即兴口占 刘家骥(150)

旧题新议:诗是什么 (152)

新潮涌后的我国诗坛现状

——从1998年12月《诗刊》发表的

几首诗说起 (163)

后记 (175)

诗的构思

构思,换个通俗的说法即“酝酿”、“运思”、“想”,乃围绕诗的完成关于写什么、怎样写,从立意到遣词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本文也可以说讲的是怎样写诗的问题。

从有了感受、萌发创作动机后,构思即开始。它的任务是:根据诗美的要求,为把由现实所唤起的内心感受或为把所要抒写的思想情绪更好地表现出来,明确表现什么,考虑选取什么角度及如何创造出一个新颖、深远、有艺术表现力的诗的境界。如米之为酒、蜂之酿蜜,它是从生活、感受升华为诗在心灵里进行的一项工程。

在构思中,认真的诗人,必然是沉浸于感情之中,在感情的驱动下,让想象、联想、幻想以及潜意识、通感等心理机制充分调动起来,既有活跃的形象思维,又有逻辑(理性)思维的参与。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想象的作用,当诗人心中有了想象的飞动,他便可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艾青

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诗人的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运用想象。诗人把互不相关的事物，通过想象，像一条线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统一体”，“所有意象、意境、象征，都是通过联想、想象而产生的”。（《和诗歌爱好者谈诗》）

构思贯串于创作的全过程，作为一个阶段，动笔之前的构思，或详或略，或粗或细，至少应明确写什么、选取什么角度或突破口，对作品质量有重要作用。此构思之重要，前人曾有一些论述，如宋人姜夔说：“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奚为？”（《白石诗说》）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在一篇题为《作文与运思》的文章中，是这样强调的：“一般人作文往往不会将全部想好，拈一张稿纸，提笔就写”，“不假思索而任笔写下去，写得不知所云，也是难免的事”，他主张“定了题目之后”，“抱着那个题目，四面八方地想”，“轮廓已定”后再动笔。（见《宋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著名老诗人臧克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讲得更具体：“从获得材料到生产成品，好像蜂儿采花酿造蜂蜜一样，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各人的情况也许不尽相同，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的：对于一篇作品的产生说，酝酿的时间最重要。如果酝酿成熟，到下笔时刻，已经是水到渠成了”；当有了写诗的要

求后，“个人的整个身心便浸润在一种创造的气氛里，精神可以专注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程度。以我个人的经验说，一挥而成地完成一篇诗的顺利情况是很少的，经常是经过长期的酝酿、揣摩，有时几天不能完成”。（《学诗断想——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艾青也很重视动笔前的构思，他在《谈谈写诗》一文中评论一篇习作说：“从这篇稿子里也可看出作者在写作前没有好好想一想：写些什么？该怎样写？怎样开头？怎样结尾？假如作者能好好想一想这些问题，我想是可以比现在这样好一点的。”（《诗论》）

由于作看心境、创作习惯及艺术修养的不同，构思的具体表现，往往各有差异。

若构建华夏之先有蓝图一样，写什么、怎样写，有人是在有比较充分的考虑后才动笔的，臧克家在《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所述，即属此情况。

多数人是在立意、形象、角度或突破口等有大致轮廓后即进入动笔阶段的，在动笔过程中，继续构思如何更好地表现。这时，由于作看已全身心地浸润在一种创造的氛围中，神游于诗的广阔天地中，潜在的意识、各种表象记忆的闸门一齐启动，想家展翅高飞，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情景、意象、诗句期诸笔端，

经过作者有意识地选择、组合，好诗往往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例如，诗人秦岭曾这样自述其《我挖掘太阳》（获1993年《诗刊》优秀作品奖）的创作过程：1981年到大同煤矿采访，伫立在呼啸山风和零下20度严寒的井口，“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尊严感与自豪感”，“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于是，构思开始了：“近年来，写矿工的诗已经很多，有人把矿工比作为人间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为了不雷同和有民族气派，他想到中国神话中夸父追日的故事，决定取矿工井下掘进、追赶太阳的角度，赞颂矿工，开头四句就这么顺当地出来了：“我是夸父，为追逐太阳/我宁愿一刻不停地大步飞奔/只是，我没有一柄神奇的拄杖/为后人化一片芬芳的桃林。”写此四句后，经过理性过滤，感到有问题：因为夸父是失败的英雄，矿工也不仅是追赶太阳，于是又联想到后羿射日的神话，“何不让矿工来挖掘后羿射落的太阳呢？”一个把两个神话捏合一起的奇异想象出现了，以“不，我不是‘道渴而死’的夸父，我是生龙活虎的矿工”一转，顺利写出始“正秦轰烈烈地前进”的祖国“十颗太阳来值勤”。这时，他又想，“如果只写矿工给时代开采能源”，到此可以住笔了，但这决非矿工忘我工作的全部意义，又接下去写了两节14句，以“不要惋惜我失

去了太多的阳光/太阳,正闪耀在我的掌心……”作结。(见1985年9月《诗刊》:秦岭《我想起了我是个矿工》)

诗人刘小放在《劳动,创造了美》中所说《庄稼院里的女王》的创作过程,也属此种情况。他说在耳闻一些人因地位变化而同乡间妻子闹离婚事后,想到自己的妻子,萌发了写诗激情。写这一类题材的诗有一些,“为避免一般化,我反复考虑,选择了这样一个视角:以在城市工作的‘我’去赞美家乡劳动的秦子。于是,许多情景迎面而来”,“当我脑海里忽地跳出‘庄稼院里的女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的眼前一下亮了起来,我像抓住了良马宝驹的金丝耀”,从此进入边写边想阶段。“为了表现女王的质朴、能干、善良的内心世界,我没有局限一时一地某个固定的场景,而是截取三个生活画面”,而写每一生活画面时,眼前又都闪现着许多情景,从中提取“富有情感色彩的典型细节”。(见1989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诗的诞生》)录其结尾的一个生活画面:“她围着古老的锅台/天天谱出深情的文章/灶膛里点着红荆野蒿/蒸得棒子面饼喷着情香”,“每天,为父亲烤好烟叶/每顿,为母亲送上热饭场/夜晚,她把月光搓成思念的带子/遥遥地,遥遥地投到我的窗前”,“啊,我贤良

的妻子/庄稼院里的女王”。

诗创作的现象是缤纷多样的。也有人有了写诗欲望、想表达某种情绪或感受后的构思是断断续续，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边想边写。“写”是为了即时捕捉闪现出来的意象、诗句，使想更专注，写写想想，写了改，改了写，不断探寻。木斧的《春蛾》（见1982年6月《人民文学》，后曾收入多种选本）就是这样诞生的。诗仅八句，现抄录如下：“永远充满了旺盛的精力/在无穷无尽的岁月中/吐着无穷无尽的丝/后来，无忧无虑地睡了”，“你老了吗？不！/不过是休息一会儿/一朝冲出网茧/看，一只会飞的蚕！”十年“文革”前，木斧曾发表不少诗作，“文革”中“有一段较长的空白”，“三中全会以后才想起要恢复创作”。他萌发了抒写自己这种经历、状态的写诗意念。他在自述写诗经过时，这么说：“这种心情，能够写诗吗？如果硬要写，写出来只能是这样：‘我写了很多的诗，/其中有苦恼也有乐趣。/在我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我做了一场噩梦停了笔。’‘你是老了还是不行了？不，我还有旺盛的精力！/我要一直写下去，/总有一天会起飞！’这样的诗，谁读了都会感到寡淡无味”，“从这天起，我开始孕育这首小诗，我在生活中到处捕捉这首诗的意象，可无论怎样冥思苦

想,都不能成诗”,“偶尔有这么一天夜晚,我拉开台灯”,看到了一只蹲在灯罩上的漂亮的飞蛾,“我转瞬间捉住了春蛾的意象”。开始动笔了,“用华丽词藻描绘这只飞蛾从蚕茧中奔出”。写出来之后,觉得“这不是我要赞颂的春蛾”,表达不了心中萌发的诗意,去华丽,求自然,写内心世界,经过修改,这才有了现在所看到的这首诗。(见收录在阿红编辑、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木斧文《我与〈春蛾〉》)

不管哪种情况,诗的构思决不能少,我们可以断言:没有构思,不会有好诗。

然而,确有似乎无构思凭一时的灵感仓促而成的名诗,这该怎么解释?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经过》(《沫若文集》11卷)中,曾这么生动地讲述《地球,我的母亲》诞生的情况:1919年冬某一天,在福岗图书馆,“突然受到了诗的袭击”,便出馆在馆后的石子路上,脱去木屐,“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索性倒在路上睡着,想亲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感受她的拥拥——这在现在看起来,觉得有点发狂,而在当时却委实是感觉着压迫”。《凤凰涅槃》也是在两次“突然有诗意袭来时”分两次写出来的,写时,“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颤”。

这“突然”而来的“诗的袭击”、“诗意”,即“灵

感”，因“灵感”而有妙文佳句，是诗创作中常见的现象，有时甚至可以说灵感是诗的“催生剂”。照近代心理学的解释，灵感和潜意识有关联，是潜意识在外物刺激下的突然浮现，是人的不自觉性意识。我们多数从事诗创作的人，往往有这样的经历，生活里感受到什么，可又不怎么清楚它蕴含的意义、值不值得写、该怎样写，迟迟动不了笔。忽有一天，接受了外界某一事物的刺激，顿有所悟，明确了它的意义，浮现出意象，笔头顺畅了。这所“悟”，即灵感，亦即潜意识的浮现或飞跃。

作为成品的诗的创造全过程，是包括修改在内的，郭沫若的自述，着重说明的是他所特有的特人气质及灵感的作用，并没有说明作品创造的全过程。我们还不能因此断言，这两首诗就是这么一挥即成，在书写的过程中没有自觉的思想与艺术（如诗句、结构等）的思考；只是这构思，不起决定作用、不在动笔之前罢了。不然，何以写得如此热情动人？有象征意义的凤凰形象怎会那样完美地体现诗的主题？

构思的必要，应当是不容置疑的了。构思的主要方式虽是形象思维——展开想象、联想的双翅，神飞天宇，遨游于神奇的形象世界，但必须有逻辑（现性）思维的参与，也应当是不容置疑的。

但近几年来,却不时可以听到与之相反的某些议论。例如“反理性”,作为一“美学原则”,在 50 年代曾喧嚣了一段时间,有人主张诗作要“逃避思想,逃避意识”。俞兆平在 1984 年的《当代文艺探索》中竟然这样说:“文学可以无思想意义、负载思想概念,如果认为必须有,在特殊的文学现象面前便是一种僵化的文学批评模式。”(《论趋向纯粹美的诗》)1986 年 11 月,一位名叫晓桦的青年诗人在《诗刊》的《青春诗话》中说:“我的诗是我内心的历程,至于写了什么、怎桦去写,那不重要。”这一表白,颇有相当代表性。1980 年一位著名美学家曾有这样的高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形象思维中,根本没有用理论探索、逻辑思维去考察、研究、探索,而只凭自己的感受、情感、直觉、形象思维在创作和思考。”(李泽厚《形象思维再续谈》)——自相矛盾!“思考”哪能无逻辑思维?

近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表象、情感等等都和理性思维有联系,例如,视觉僵官看到一朵花,同时会作出判断:是黄花还是红花,好看或不好看;有肯定,才有诸如赞颂、哀惋之类的感情。正常人的任何一种形象思维、情感活动,都有理性思考的参与,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疯子!包括诗在内的所有文学作

品,都是既有内容又有形式的,在对它的审美判断中,能否有益于人、是不是有创造者的真知灼见,乃一重要依据。写什么,即诗的立意,关于思想美、情感美的考虑,没有逻辑思维的参与,如何实现?就艺术方面说,如何避俗创新,选取什么意象、细节,怎样符合诗意的要求等等,都要有诗人的反复考虑,有逻辑思维的参与。

诗,不能没有构思!诗的构思,就是写诗时对“写什么”、“怎样写”的思维;这种思维,是在情感的驱动下,有逻辑(理性)思考参与的形象思维。——这应是诗创作的一条根本规律。